

獨立 公園的宣言

廖宏強 · 散文集

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即使如此，

每當想起，

她清澈純真的聲音依稀響在耳畔。

我們談起了魚這種動物。

“水缸裡怎麼只有一條魚，連水草也沒一根。”

尾鱔那是隻打架魚，牠是不會允許另外一隻同類和牠同處在一個水缸裡。”

守著自己尾鰭藍紅相混的打架魚游來游去，

守著自己中意的區域。

獨

立

廖 宏 強

戲 文 集 點

公

園

有名 系列 9
the name

獨立公園的宣言

廖宏強散文集

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
「雙福文學出版基金」2006年度散文組優秀獎，並由
該基金資助出版

作 者／廖宏強

責任編輯／曾翎龍

封面設計／陳文禮

內頁設計／陳文禮

發行人／楊嘉仁 周若濤

出 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118A,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

off Jalan Tun Sambanthan,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22739496

傳真：+603 22749496

網址：<http://www.got1mag.com>

電郵：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永聯印務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馬新銷售／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電話：+603 91796333

傳真：+603 91796060

初 版／2008 年 2 月

售 價／馬幣 22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23-4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廖宏強，1967-

[du li gong yuan de xuan yan]

獨立公園的宣言／廖宏強

(有名系列；9)

ISBN 978-983-2812-23-4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852

序 我們這一代

黃錦樹（台灣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廖宏強醫生是我的中學同學，從初三到高三，四年同窗。中學畢業二十多年來，他是少數幾個仍然能夠維持一顆單純的心、彼此友誼如舊的中學老友，儘管這些年來大家都經歷了諸多人事的歷練。有些人因此變了一個人（雖然，從容貌上看所有人都變成了另一個人——發胖、落髮、衰老），自然而然的不再往來了。

幾個月前在台北遇到這位老友，他苦笑著感慨說，四十歲了，這輩子大概就這樣了。雖然習的是醫，幾十年來台灣學子最羨慕、保證有光輝的上升之路的學科（根據通俗劇，包管可以娶個有錢人家的女兒，短時間內開業發跡）。但那些好事都沒有發生在他身上。在那

個台大醫學院的文憑還不被思路詭異的馬來西亞政府承認的年代，他老老實實的回鄉服務四年，以取得一紙承認。在窮鄉僻壤當個薪資微薄到讓你養不起家的實習醫生。那地方的東北風季，你的頭髮好幾個月都被強風往後扯，幾年下來，難保不掉個精光。但他從那樣的磨練裡也得到若干安慰，因為窮鄉確實缺乏良醫，病人真誠的感激便是他無價的報償（見〈小鎮醫生〉）。有一回他認真的說，“能回饋故鄉，就這四年了。”有一顆善良的心，讓他得以隨遇而安。

但故鄉畢竟難以安身立命。近年，他把妻小留在故鄉，每個月奔波台馬兩地，在苗栗某醫院當急診室值班醫師，十二小時的大夜班，當個高級外勞（和我一樣）。迄今還不算過上安定的日子。

有一位醫生朋友的好處是，身體有狀況，懷疑遇到庸醫了，隨時可以向他諮詢。老同學們大概都習於這麼做吧。更重要的是，家鄉的長輩病了，往往拜託他就近去看看，給點醫療上的建議。畢竟大馬的醫療水平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在這麼忙碌的情況下，很難想像他還有文學情懷。去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被遺忘的武士》（雪隆興安會館／大將出版社，2006），眼下又有一本散文集排版就緒。

這本散文集相當的篇幅是中學生活、大學生活的回顧，在他的故事裡，也可以看見我部份

的過去。因為我們不只中學是同學，畢業後還和其他同學一道赴台留學。成績一向名列前茅的他那年的統考稍微不理想，只好屈就僑大苦熬一年（〈寂寞的城〉）。結束僑大的折磨後，分發到台大，我們在同一所大學，但院系不同，他唸醫我唸文。交集多在足球場、社團活動（譬如旅台校友會、大馬青年社）及打工。當然，也一起上過“吃到飽”的無聊的海青會。

因為生活的小小重疊，他描繪的生活空間我也在其中，雖然也許僅僅在背景裡。我看到過去的自己在〈打工生活〉一閃而過，在〈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邊緣（我也當過一年巡察員），〈樹影婆娑〉的樹影裡（那也是我的母校啊）……。因為生活背景的類似（都曾經在橡膠園住過，割過膠。讀華小，唸獨中），部份幼年的記憶也是相似的（譬如〈豹虎經〉中玩跳蛛的經歷。）他文章中常提到那座露天燒屍的印度人墳場，是我出門上街的必經之地。畢竟那是我們共有的故鄉小鎮。

當然，他個性溫和得多。飽經憂患，卻並不憤世。

我們也差不多同時嘗試文學寫作，在異鄉同學會的小小文學獎裡嶄露頭角。投注了極大感情的精心之作〈獨立公園的宣言〉可說是那時留下的紀念碑吧。

獨立公園——我們一般稱之獨立花園——又一個熟悉的地方，我唸的小學就在它隔壁。

好些篇章都寫到他自己的愛好，跳舞、唱歌（他可是羅大佑迷，嘶啞的嗓音、投入的情感都有九成像）、對三島由紀夫的偏愛（〈生似夏花、死如秋葉〉），及對足球、羽球的熱衷。此外就是醫生的特殊經歷，這部份理所當然他特有的，也是未來大可發展的，醫生一寫作者所佔的優勢。接觸面廣得多，見多了病患，慣見病痛死亡，對人性與人生的體悟也會更深刻些。

幾年前我把一些老同學略略變形嫁接後，以調侃的語調寫進小說裡，一個虛擬的同學會（〈第四人稱〉）。據說有的老同學讀了很不以為然（那位“出外靠朋友”）。宏強為此寫了篇回應，即沉痛的〈失落的一代〉，道出大馬華校生在族群被集體邊緣化後的基本困境。我輩都有切膚之痛。一般都以為這是文史、純理特有的問題（尤其是在大馬官方體系屬於外文系的中文學門），但不料留台醫學生也有如此嚴峻的立錐無地的問題，很顯然這是人才外流的老問題，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不是甚麼行政偏差。集子中多篇文章直接或間接的寫到一個華校生的成長、上升之路的阻遏，這不只是個人經驗，大概可視為是一代人（有類似背景的）經驗的縮影。作為“頂尖學生”——中學的第一班一般都是升學率最高的，學科訓練較好，一般也被認為是菁英——更不用說唸台大醫科（即使從僑大過去，也要有兩下子），但一樣有社會適應的問題，抗壓力差就易提前報廢（〈頂尖學生〉）。非頂尖學生大概

更不乏心酸故事，國中生亦然。在散文的領域，這還大有開發的餘地。

當然，近年大陸的留學之路重新開放，隨著大國崛起、民族情感的潛在發酵、附加價值的考量，及相對之下台灣的愚蠢鎖國、“三隻小豬”當家、發展停滯，此消彼長，看來不久之後留台生也會變成瀕臨絕種動物。新一代的故事將是另外的故事了。

而留台，一直是留英美加日之外的另一個選擇。我們家境好的同學，大部份都選擇前者。是的，我們一定都被問及“為甚麼來台灣？”當然，當年我們並不知道，台灣，是個尚未解決的歷史問題，朝鮮之外南海的一座政治活火山。在留台人的長期歷史裡，一直拉鋸於出走／回歸之間，對故鄉的情感和義務一直是強大的引力。宏強的感受大概會比一般人強烈得多（〈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因為他這方面實在不夠世故（相較於其他唸醫留在台灣的前後期同鄉）。許多比較單純或決斷力不夠的人，就在那拉拉扯扯間渡過了生命最好的年華。

但如果獨中生“失落的何止一代”，就真要社會學家好好的研究一番了。它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直接涉及獨中教育的成效：在種族政治之下，獨中生是否在生存上已充份的輻射適應？除了外流（包括就近拿助學金到新加坡）和返鄉磨練到灰頭土臉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失落的一代〉之外，〈路〉、〈告別的

儀式〉、〈獨立公園的宣言〉也都是情感濃烈的抒情散文，特別值得推薦。此外的文章，大部份文字都很平淡，沒有甚麼裝飾性的展演。文如其人，清風明月。

2007／3月杪，埔里

序——我們這一代（黃錦樹）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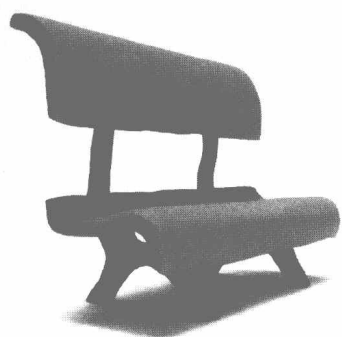
兵	015
樹影婆娑	018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023
英雄之死	028
街頭舞王	036
路	040
豹虎經	051
追風	058
獨立公園的宣言	062
告別的儀式	073
田中麗子	079
失落的一代	082
告別的年代	088

血色全無的知性與感性之旅	097
軍樂飄揚	101
寂寞的城	105
頂尖學生	109
戰火連天	113
風雲人物	116
打工歲月	121
解剖台上的尊嚴	126
醫生之像	132
逝去的影像	136
生似夏花、死如秋葉	143

紀念碑	151
四季的顏色	155
希望之旅	159
一步一步走向光明	163
小鎮醫生	166
白色的記憶	173
美麗的謊言	177
你是我的陽光	183
等	186

獨立公國的宣言的語言遊戲	191
---------------------	------------

後記——未竟之夢	195
-----------------	------------



那條路迂迴曲折，許多樹影爭相躍出，低窪之處盡是隨處蔓延的含羞草，那些突如其來的鴉叫聲，都是從膠林的某處竄出。那空氣夾雜清新的皂香，一定是早起的馬來村姑，趁無人時在河邊洗澡。霧氣逐漸散開，牛柵欄以一畦一畦菜園為背景，而遠景延綿的山有蜿蜒的白線下落，那是河。

我對兵有一種難以割捨的特殊情感。高中畢業後，如果不是因為高度的關係，又缺了張政府文憑，我可能早已是位一身草綠，頭戴扁帽的大兵。當不成兵，至今仍然讓我耿耿於懷。

對兵的記憶，開始於我第一次用零用錢買回來的塑膠玩具兵。那十幾個手工粗糙，有的還露出一條條絲狀橡皮的兵，或站、或坐、或趴，不管是持槍、拔刀，或扛著個大炮，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一樣，也就是沒有表情，那種樣子，根本不可能讓你產生一些聯想，只不過是堆玩具罷了。通常都在學校放長假，或是假日的午後，從膠園回來後，一身膠醋味的衣還未脫下，我就已迫不及待的拿起那些兵，胡亂分成兩堆，嘴巴的的的的的開打。不甘寂寞的鄰家小孩也會湊過來一起玩，也有的把坦克車、飛機和艦艇加入戰場。機關槍、大炮、甚

至炸彈則是那些連衣服也塗上迷彩當戰衣的有錢少爺的玩意。

為了營造電影片裡頭的史詩似的大場面，我還必須把父親的象棋、西洋棋、鬥獸棋等等的子全搬出來上場。

幾場戰況慘烈的大戰過後，沒有哀號痛苦的場面，也沒腸破、斷肢、鮮血四處飛濺的血腥畫面，倒是在那一大堆死傷橫陳的玩具兵裡頭，真的有幾個倒霉的兵斷了手腳，丟了槍械，沒了頭。

“是誰那麼粗魯？”

當然是沒人承認。這時，喊打喊殺的往往已換成是我們這些玩具兵的主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缺乏貼身肉搏那種刺激感的遊戲當然被掃進床底，運用腦子的日子跟著到來，紙上談兵的軍棋及講究創意的樂高玩具的大和戰艦來臨了，實力雄厚的那些有錢少爺則已進入無線遙控的電子世界。戰場也由水泥地轉入更實在的叢林小溪。代表中國的我從未吃過敗仗，即使尺把高的戰艦被老美的戰機轟得四分五裂，大兵被炸得屍橫遍野，最後對決的場面還是一樣，拳頭對拳頭。那是一個以武力解決心裡被擊潰而延伸出不爽感覺的時代，其它的都是遊戲。當時已是唇上長著稀疏毛髮的初中生，我開始沉迷戰爭片，不管是老美還是老中，那些肌肉誇張的海軍陸戰隊員都是我的偶像。最終來到高中，短短六個星期的學生兵生涯，我興奮洋溢的心情